

读《渭河两岸是家乡》有感

家乡的“百花园”

□韩星海

谁不夸自个儿的家乡好!

我的家乡就在关中西部,佛教圣地——扶风法门寺端北的周原大地上。这儿有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东韩村,就是生养过我的地方。远看村庄,座北向南,头枕着巍然屹立的乔山,脚踩着清澈长流的渭河水,就像一位美丽善良的七仙女,沐浴着和煦的阳光,默然无声地守护着这块肥沃宝地。

一年四季,轮回交替。我站在村口,远看这浩瀚的天空,湛蓝的白云随风飘动,就像被雨水洗过一样,晶莹剔透,映照得山峦更加青翠欲滴。走近田野,麦苗就像披上绿色的彩衣,宁静深远,碧波荡漾。再看果园里,苹果、梨、桃、杏等树一片姹紫嫣红,正和芬芳吐艳的油菜花交织辉映,招惹得蜂飞蝶舞,喜鹊登枝,锦鸡叫鸣,野兔撒欢。就在这块沉静的土地上,我不由得深呼吸,便闻到了花果草木中的清香和泥土气息。

乡情美,浓如酒;乡愁愁,记忆深。说实话,我的家乡并不是十全十美的,但当每次回到乡下,我都要在田间地头、村庄庭院怀旧思古,触景生情,伴随着乡愁中的记忆,我不由得联想起了村子里的点滴过往……

我是出生于上个世纪60年代初初期的人。那年月,我国农村实行的是人民公社大集体管理模式。就拿耕田种地来说,村口周边,一般都要给社员划分一定的“口粮田”或叫“自留地”,作为农户的“保命田”。一来图作务简便,二来便于管护,三来集体化大田人多便于干活。可那年头,事与愿违,这些田地有种无收。只要刚一种下,等不到麦子抽穗,玉米结棒,瓜苗拉蔓,就会出现“麻迷儿”婶子有意放她家饲养的鸡,吆喝着赶出院门;“不讲理”的金狗叔,就是不控自家老母猪,大猪带小崽,一起跑出村;还有那怕死爱钱没睡醒的财财爷,饲养的几只奶山羊,自由放牧,这样一来,鸡

呀猪呀羊呀都出来上阵了。鸡一来一大群,你刨它抢,一时三刻就把田地糟蹋了个遍;剩下几个种子,好不容易长出了嫩苗苗,又美了脱缰的羊和跑出圈的猪,又是啃,又是拱,把田地几乎能翻个过儿,倒像美餐了一顿的“大锅饭”;加上走路人图方便,又踩踏了几条小路,田野里留下了深浅不一的脚印,足下无情,伤痕累累。这些事情,若伤了农户自家利益,就会互相埋怨,争论高低,在东拉西扯中双方动起了拳头,打架骂仗一天能发生好几起,比村里唱大戏还热闹。

“既然冬天已经来临,春天还会远吗?”是的,40多年来,我国广大农村在改革开放春风中告别了昨天,我的家乡也不例外。随着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村庄周围的田地再也见不到猪鸡狗的踪影了。乡亲们对此地深翻打磨,劈田田梁打得端正,也不与地邻划犁沟、栽界石来分地畔了。

有的在地边栽了枣刺,设立了防护篱笆栏,就像一道绿色的长廊,村民们自觉养成了吆鸡看猪管羊的好风气。

值得可喜的是,今天乡亲们的观念仍然在变,在大力振兴乡村经济中,村民们积极引栽了具有国际一流化的各种果树,建起了高档的精品果园,园子里还套种上豆类、蔬菜和花卉,由于所产的果蔬无污染,不施农药,达到了绿色食品标准,守住家园也能富,出现了一亩田上万元的经济收入。田地里也三季有花,四季长青,简直就像是迷人的“百花园”,吸引了不少城里人乘此观光旅游。

诗人艾青说过:“我的眼里为什么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美丽如画的家乡,为古老的周原大地增添了新时代的风采!展望未来,父老乡亲们正脚踏实地,在只争朝夕的奋斗中,喜气洋洋地阔步前进!

□春草

清流悠远韵秦川,
铁马秋风出潼关。
礼儒乐史耀华夏,
盛景雄姿有开元。

送别

□华光耀

时间在这里停留

情感被湖水拍动

两眼相望

道不出送别之声

唯有沉默

将心愿相许

不能留下吗

目光锁住的那片枫林

会挂满一片一片思念

当冬去春来

有鸟鸣伴着花开的声音

在林间欢雀

汽笛响了

思绪在帆上一起一伏

远处,海鸥在天空翻跃

有不尽叮咛在悄悄蔓延

那远去的航船

能承载起这满舱相思吗

多少年后,往事依然

站在记忆的峭壁

会望见

一网情深无边无际的乡愁

老家的柿子树

□柯贤会

我永远忘不了生养我的老家,更忘不了老家那挂满果实的柿子树。

老家位于秦巴山区的坝河镇,镇内翠峰迭起,溪流密布,气候温润,草木茂盛,特别适合柿子树生长。荒坡上、地坎边、房屋后、溪沟畔,随处可见大小不等的柿子树,它们扎根山水,与村庄相依、村民相伴,成为老家人的好邻居、好伙伴、好朋友。

春末夏初,满山柿子树就开出一朵朵鞋眼扣似的黄瓣白蕊花朵,一阵风吹过,无数的棉花如天女散花般散落一地,树根下、天地间、沟壑里便堆砌出厚厚的一层花绒,如果不仔细看,还以为是老大爷翻错了季节的书页,在初夏便纷纷扬扬飘起雪花来。许多女孩子将棉花拾起,用五颜六色的丝线穿成一串串“项链”挂在脖子上,更显乖巧灵秀,楚楚动人。乡间的空气里四处弥漫着柿花的淡淡清香,给村庄增添了几分暖色,给生活

增加几分谐趣。每到这个季节,柿花、绿树、溪流、飞鸟共同为老家描绘出一幅幅山水画卷,每一幅都是那样自然天成、唯美醉人,让人目不暇接。

盛夏火热的太阳给柿子灌注了阳刚之气,频繁的雨水给柿子进行了雨露滋润,让青涩的柿子逐渐丰满起来。等到柿子如鸡蛋般大小时,我就会躲着小伙伴,悄悄爬上秧田边的那棵柿子树,迅速摘下几颗柿子,埋进秧田的烂泥里,在热水的发酵下,三五天后就可以掏出来享用甜脆可口的脆柿子了,有时候,母亲也会在柿子树上打下一些青柿子,放进泡菜坛子里,加上凉开水,泡上几天就可以食用充饥了。

中秋过后,轻根初霜的柿子陆续变红,由表入里,零星地在某一个枝丫上探出头来,我和小伙伴每天会在柿子树下,仰望树冠注目礼,指望天上掉下红柿

子来,如果发现树上有一颗红柿子,小伙伴们便争先恐后展开爬树比赛,争夺“胜利果实”。有一次,雨后初晴,树干光滑,我在爬树时不小心从树上掉下来,多亏下面的树枝挂住了衣服,才转危为安,避免了一场灾难的发生。

到了深秋时节,柿子树上绽放出万千只“红灯笼”,把整个山村点缀得喜气洋洋,这个时候父亲就拿着竹竿、提着篮子、背着背篓,带着我们去收柿子。我们小孩子身子灵巧,如猴子一样轻松爬上柿子树,边摘边打,父亲在地上捡柿子,不一会儿,高大的柿子树便残叶横飞、柿核遍野,纽扣一样的果蒂一地狼藉,粗壮的柿子树像抽空了真气,疲惫的如同我那苍老的父亲,在秋风中显得那么单薄憔悴。

记忆最深的是老家院子旁的一棵柿子树,村里老人说这棵树有三百多年历史,高大挺拔,树干有两个人合抱那么

粗,十多层楼房那么高,树冠如伞,枝繁叶茂,覆盖区域有小院坝那么大,一阵风吹来树叶沙沙作响,如同演奏着一首美妙动听的歌谣,让人陶醉。这棵树下是我们一院子人休闲娱乐的好场所,夏天中午或晚上大家在树下乘凉,喝茶聊天,其乐融融,孩子们经常在这棵树下玩耍。后来我外出求学、参加工作,回家时,只要一站在山腰上,便可以远远看见院子旁的那棵柿子树,成为我回家的路标,在我温暖而潮湿的眼中,柿子树幻化成慈祥奶奶的身影,远远向我招手,提醒我早点回家。

柿子树浑身是宝,历经风雨沧桑仍默默为人类奉献它的一切,不愧是“植物界的老黄牛”。我用鲁迅先生的一句话赞扬柿子树:“吸收的是土、水分和阳光,奉献的却是美景美味和精神享受!”愿老家的柿子树健康成长,“柿柿”如意!

在长安,李雪峰先生可以说是位特立独行的画家。他那以墨色为主色调的花鸟画,孤冷简约的画着一两枝虬曲苍劲的树干,几株奇花异草和几块奇石,一两只鸟儿或舞或唱,或捉对成偶或独立寒秋。即源于传统又不拘泥于传统,与传统始终保有一定的距离,画面荒寒而空灵,与当下画坛花鸟画的流行大相径庭,辨识度极高。

生于1973年的李雪峰,自幼喜欢书法。1995年于西安美院毕业,1999年辞去教职,从铜川到西安做自由画家。20年来,他读书绘画、写字刻章,书法上由大篆小篆甲骨到颜楷汉隶石鼓章草和汉简,下的都是常人难忍的笨功夫,扎实成就了他的书法功底,保证了画中线的质量和力度。绘画上,他博览中国绘画史上不同朝代各个门派,尤其是对徐渭、八大山人、林良、吴昌硕、任颐、恽南田、潘天寿等大家的画作,加以细致揣摩研究。同时汲取其他姊妹艺术的营养,如东瀛绘画和中国木板年画等,终于形成了构成上极其讲究,画面极富冲击力、形式感极强的李雪峰写意花鸟。

“不做他人之笔奴,更不做他人之笔墨走狗。”(雪峰句)他的艺术思想和审美

守望与距离

□徐志刚

——浅议画家李雪峰花鸟画

追求异于常人,这与他这些年来求艺与生活的艰苦是分不开的,也和这些年他坚持广泛的读书分不开,是他自由画家的身份使然。这些年,他始终“宅”在都市文化和生活的边上,都市的姹紫嫣红、纸醉金迷、蝉吟蛙鸣,他均能以平和心态处之,人淡如菊,不感时弊,不被物转,心沉翰墨、神追先贤。即不依附于某个山头,更不会把自己归于哪门哪派。对于绘画,他的认知十分清楚。他知道:“面目初定,必有得失;尚需补之华滋,养以厚德。”(雪峰句)变是一定的。

艺无止境,毕竟罗马不是一日建成的。雪峰正值壮年,从近年来他读书从艺的心境和状态,我知道他一定能解决好这

个“变”字。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登幽州台歌》)是唐初“诗骨”陈子昂的著名诗作。面对初唐诗歌“彩霓竞繁,而兴寄都绝”的浮艳时风,作为唐代诗歌改革的先驱,陈子昂标举汉魏风骨,强调兴寄,反对柔靡之风,并以《登幽州台歌》等风格质朴明朗、格调苍凉激越的诗文,在改变初唐诗风的同时还影响和带动了后唐诗人的创作。当下画坛浮华、泥沙俱下,不少诸如李雪峰般的画家都在用他们各自超凡的艺术观念和绘画实力彰显着各自的艺术宣言。我坚信,他们的努力对当下画坛之样态,一定能像陈子昂最终实现对唐诗的引领。

秋到黎坪

□高鸿

去过汉中,但不知黎坪。想想秦岭大巴山的景致都差不多。西安是晴好的天气。到了汉中也是,虽是深秋,感觉还是有些燥热。想来越过秦岭应该更热,于是临走的时候连秋衣也褪了。

汉中历史悠久,尤其是两汉三国文化底蕴的厚重,是最早的天府之国。汉王刘邦在汉中拜韩信为大将,明修栈道,暗度陈仓,逐鹿中原,建立汉朝。自此,汉朝、汉族、汉人、汉字、汉文化等由此始称至今。黎坪景区距离汉中市有60多公里路,看似很近,却要两个多小时。途中需翻越三座大山,山路九曲十八弯,崎岖险峻。至山腰时,大雾弥漫而降,能见度不足50米。我们在大雾中前行,两边是茂密的丛林,感觉神秘而浪漫。

景区的人口有一条河,叫西流河。河水自东而西,以此得名。卸了行李,我与作家们便急不可待地来到河边。河很宽,缓缓地在青石板上流淌,清澈见底。石板是平整的,阶梯状递减而下,颇具雅致。熟透的叶子随波逐流,红的黄的绿的,像天女散花。岸上的大树探下来,与河水耳鬓厮磨,成了

一道流动的风景。两边是陡峭的山崖,一层层地垒了上去,与白云相接。满眼都是秋的颜色,浓浓的绿,淡淡的黄,鲜艳的橙,张扬的红。风顺着河道冲了下来,冷飕飕的。我们回到了房间,没想到比外面还凉快。看样子盛夏到这里避暑,是需要盖被子的。

第二天一觉醒来,茫茫的大雾已经褪去,天蓝得透亮,云白得纯净。沿着景区往里走,便是黎坪国家森林公园的大门。西流河在这里拐了个弯,水势依然平缓,碧绿成潭。层层叠叠的大石板铺在水下,清澈见底,让人有畅游一番的冲动。红的、黄的、橙色的叶子倒映在水面,与山上的景色遥相呼应。水流忽湍忽平,忽深忽浅,湍的地段形成一道道珠帘瀑布,平的地段成为镜面,一团墨绿。山石是逐渐走高的,河道也变得愈来愈狭窄。一道狭长的石块从中间劈了开来,水流以千军万马之势冲了出来,直奔谷底。岸边是雄伟的石崖,怪石嶙峋,高不可攀。一边是雄伟的石崖,怪石嶙峋,高不可攀。一边是雄伟的石崖,怪石嶙峋,高不可攀。这便是剑峡了。一条条长方形的石块栉比鳞次,甚为壮观。阳光透过树隙洒了下来,给金黄

的秋叶镀上了一层醉人的色彩。河水清且涟漪,青山倒映,暗香叠翠,涤人魂魄。

我不知道当年的造山运动,在这里是怎样造势的。与秦巴山地的其他地区不同,这里的山感觉都是一层一层叠加上去的。那平行的曲线缓缓舒展开来,在平整雄阔的断面上形成一本巨大的书卷。书卷徐徐展开,跳跃的音符波浪般地在悬崖上舞蹈。流淌的笔墨自上而下点点洒开,成为一幅抽象神奇的图画,诠释着黎坪深厚的美。山中多瀑布,长短不一,规模不同。枫叶瀑布的前面飞起一架白色的桥,与古老的山色形成巨大的反差。瀑布前的枫叶还没红,但并不影响它的美。回首山崖,危峰兀立,一层层的叶子倒是熟透了,黄得耀眼。不知名的红果一串串地招摇着,红艳欲滴。想这大自然多么神奇,造就如此人间美景,任何语言文字在这里显得都有些苍白无力了。

峰回路转,别有洞天。前面的风景叫海底世界,令人有些不解。景区人员直接将我们带到一处别样的景区。

这个景致令我们大开眼界。



金秋胡杨

陈礼 摄